

新式標點

戴南山集

新文化書社發行

戴南山集卷一

桐城戴褐夫著

薛恨生校點

序說

老子論上

自孔子沒，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：曰「老」曰「佛」；爲後世儒家之所訾誦。顧其言誠怪誕，聖人之所弗取；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，未知果能窺見萬一否？但能訾誦兩家，卽號曰「儒」——「儒」若是易耶？余嘗讀老子之書，反覆細繹，其言頗有可採；而非佛氏之所及者。「佛」之盛也！乘中國氣虛而入；其言荒唐不可致詰，而托於天人性命之理；——學士大夫多惑之。其尤荒謬不通者，輪迴生死之說，而愚人信之，亦或往往有所忌憚；故亦可藉以懾服天下之人，使稍斂其邪志。嗚呼！孔子之道，不能以教天下，而必假手於佛，吾嘆之久矣！昔孔子明王道，述古文，未嘗不於異端爲兢兢，假使如後世儒者之論，謂老子爲「異端」，——夫子獨不能辭而闕之耶？旣不能辭而闕之，而復與其弟子

間關道路，從之問禮；且嘆服而許與之；——將謂孔子者亦老氏之徒耶？然則老子之負謗於天下者，非老氏之過也；——爲老氏之說者之過也！「莊周列禦寇……」之流，其言依倣老子。吾觀其書，大抵憫世之昏濁，爲洗洋自恣，以適己志。——此文人學士之雄者耳！不得與老子並。而「申不害韓非……」之流，慘覈少恩，真託老子以自重；——其實未得老子之萬一也！太史公著史記，謂「申韓原於道德，」吾又疑之久矣；且夫佛之爲聖道害也！往往創立名字，分別宗門，顯與孔子爲敵。——而老子固未嘗有是也！當其爲周守藏室之史，固非無意於世者。見周之衰，遂去出關而隱。自關令尹強之，乃著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所終。亦未嘗有意爲文字，留人間，以逞其說，而冀天下之從己也。吾觀其出處行藏，非有謬於聖人；而其書不過哀斯人之愚迷，而自道其淡泊無爲之意；——蓋春秋時之一隱君子耳！後之爲老子說者，亦莫知老子；或稱之反過其實。太史公曰：「世之學「老子」者則繇「儒」，學「儒」者亦繇「老子」。」夫老子與孔子，當日未常相紉也；——則學者過也！嗚呼！自申不害韓非假託老子之說，而使老子蒙詬於萬世。浸尋而至於秦漢以後，爲老子之徒者，築宮以祀之，刻木以像之，造立鬼神名字；而自異其衣冠，往往禱祈賽請。又依倣浮屠氏之書，作爲鄙俚無稽怪誕之言，曰「是老子也！」則老子之冤，亘萬世而莫之白矣！夫「巫覡」自老子未出，而其興已久矣！巫見佛之盛也。顧已無所宗，乃假託老子自重，以擬於佛，而敢與孔子抗。——此豈老子之罪

乎？「神仙」之事，不見於經傳；其說倘恍荒忽，而嘗見於諸子百家之書。大抵爲其術者，屏繁囂，守清淨，其說近老子，故亦時時稱誦老子之道；——而世又以老子真怪迂矣！嗚呼；老子、一隱君子耳！不幸姓名言語，落在人間，尊之者曰「聖人」，斥之者曰「異端」；「濫觴於莊列，決裂於申韓，誣於巫覡，而晦於神仙，而遂以爲聖道之害」噫！此後世之老子，而非孔子時之老子也。

老子論下

或曰：「予以老子之言，頗有可探者，其說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老子之書具在，吾非敢臆而說也。後之人以異端之解解之，此其所以與聖人亂也。孔子適周見老子，其叮嚀付授，不過數語；而孔子嘆異之。其後所著書上下篇，大抵不出此數語之中。吾不知孔子當日曾見其書與否？而數語叮嚀，夫子不以爲非；則其書未可盡非也。吾觀其書：其大旨不過謂特法則法亡，特功則功去；不知足者召禍，可欲者喪身；靜可以觀動，柔可以勝剛；其於禍福之相倚，盈謙之相越，天道人事得失，諄諄乎反覆言之而深切；不見其有「戾聖人者也；而獨其有數言不能爲老子解者！——曰：「禮者、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；」曰：「大道廢，有仁義；」曰：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」——蓋所謂「大道」者，混混之時，悶悶之風也！所謂「仁義」者，煦義之仁，子子之義也！知見世

之淵濁，而慨想於太古荒遠之事，以爲憤激之言；又其視仁義太小，不可爲訓；——此老子所以不得爲聖人也！其他所論著，往往多有與聖賢相發明。而世之蕩檢踰閑，放棄禮法，無復忌憚者，曰「老子」；「人亦從而指之曰：『此老子也！』」不知此固老子之所深戒；而猥以擬之，不已謬乎？今夫佛氏之爲教也！戕賊其身，枯槁其性，歸於空虛無有。夫空虛無有，誠不足以治天下。而老子所言，皆行己治人，涉歷世故之道；初非等於頽墮淪淪，不可致詰者。而世又有模邇迂謹頑鈍寂寞之徒，託之老子，以自掩其無能。不知此又老子之所深戒而不取也。或曰：「子之誦法者孔子；孔老之道，宜萬世莫之及矣！」——而子猶欲爲老子別白者何耶？「曰：『所謂尊孔子者也！自三代之後，老也！佛也；儼然與孔子并立而爲三者也。夫老子、非孔子匹也！周衰之時，一隱君子而不大謬戾於聖人者也！吾所以云云者：以後世尊老子爲聖人，而欲以抗孔子；又或斥爲異端，而謂有害於孔子；——皆非老子也！吾以告夫世之論老子者也。』」

范增論

定天下者，必明於天下之大勢，而後可以決天下之治亂。天下之治亂，「勢」爲之也！勢可以治矣，而復至於大亂，——此不明於勢之過也！今夫勢有可行有不可行；視乎所遭之變、所遇之時，而勢出乎其間。是故順其勢而趨之，則勢在我，而天下惟吾之所奔走

而莫吾難，而不然者，勢且一失而不可復救。嗚呼！此項籍所以有收天下之勢，而終不免於無成也歟！昔者天下苦秦之暴久矣！自周之衰，諸侯並爭；而秦以虎狼之心，破滅六國。其無罪於秦而亡者，不獨楚也。天下含恨蓄怒，特以劫於威強而不敢動。陳勝吳廣起於大澤之中，山東諸侯並起，雲翔鳥集，轉而攻秦。而秦以積威之餘，開關出戰；諸侯起於匹夫，其勢不足以相敵，往往糜碎敗衄。當此之時；項籍以叱咤嗜啞之資，拔山蓋世之氣，所當者破，所擊者服；卒能入關破秦，以快天下鬱鬱之心。於是政由籍出，分裂天下而封侯王；莫不北面俯首，唯唯而聽命。——則天下之勢，固已在於項籍矣！使項籍據其勢而帝制自爲，以號令天下，天下方快秦之亡，而服籍之功也，勢不能以不聽。以羽之雄而不知爲此者，非不知爲此也；其心輾轉自思，無以處義帝故也。彼義帝者，素無功伐；豈惟項籍不用其命，天下諸侯亦未有用其命者。項籍勢足以臣諸侯，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；項籍既臣於義帝，則其勢不能以臣諸侯。——此義帝之所以死，而項籍之所以亡也。秦漢以後，天下之變故多矣！蓋有其國既失，其宗廟既隳，而篡於亂賊之手者。而其流風餘習，未斬於世；天下之人，猶有不忍忘之心。於是紛紛而起，輒歸其名號於先朝之後；其爲名也正，其爲義也順，是故不踰時而天下平；——此亦自然之勢也！今夫楚之與燕齊二晉也，非有君臣相臨之素，固匹敵之國也。其盛也皆南面而稱王；其敗也皆囚虜而被戮。楚之人不忘其先，詎燕齊三晉之人，遂忘其先乎？今也立義帝以帝楚，卽以帝齊燕三晉；

——吾知齊燕三晉之不心服也。况以牧豎無能之人，而御天下之豪傑哉？吾考其時，周雖衰，天下之共主也。立周之後，以討秦之罪；奉周之命；以臨制天下之諸侯。——此天下

之大義也，而非天下之大勢。何以明其然也？周自春秋以降，其孱弱已甚；萬乘之國七，

千乘之國五；海內爭於戰攻，周且臣屬於諸侯。天下之人，不知更有周也，以爲周亡久矣！

秦之吞天下先及周，又數十年而後及六國。是故周不可以復興也固也；其澤已斬，而其

迹已熄，其勢已去矣；當此之時；苟有人焉，崛起誅暴秦，修先王之法，拯元元之命，其

義已無愧於湯武。是則天下之勢，不必其在諸侯後也；彼義帝之立，爲何義也哉？史言「

范增素家居，好奇計；數教項梁立楚後，梁從之。」嗚呼！吾未見其計之奇也！而項氏之

亡，實由於此矣。范增之言曰：「陳勝敗，固當；陳勝首事，不立楚後而自立，其勢不長

。」然而義帝之立，無救於項梁之死，而秦之所以破者，項籍與諸侯之力，義帝未有毫髮

尺寸之功也。然則義帝之立不立，無係於天下之利害；而項氏之亡，實由於此矣！嗚呼！

項籍力足以臣諸侯，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；項籍既臣於義帝，則其勢不足以臣諸侯。於

是而遷之，而弑之，此亦必至之勢也。——而已授天下諸侯以其辭矣！彼見項王可以背義

帝，則已亦可以背項籍。向之俯首畏伏者，一旦攘臂而與之抗，而項王固無以令於天下矣！

！司馬遷以「背關懷楚」爲項土罪。似也！然吾以爲項王之意，非懷楚也；特以義帝在楚

而心忌之。以故舍關中而都彭城，思所以剪除之焉耳。當其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：項王欲

自帝，則有義帝在也；既王諸將而已亦稱王，則無以自別異；於是立號爲西楚霸王。蓋其情見勢絀，支吾甚矣！然則義帝之立不立，無係於天下之利害，而有關於項氏之存亡，豈不然哉？彼范增者，項氏骨鯁之臣也！其勸羽殺沛公，羽不聽，則羽之過也；其立義帝，則可謂不明於天下之大勢者也！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；食其請復立六國後，張子房以爲不可。由此觀之：夫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，乃欲有所立以自制，夫豈明於勢而熟於計者哉？嗚呼！勢有可行有不可行；視乎所遭之變，所遇之時，而勢出乎其間。吾獨恤夫後之舉事者，有可以用增之計而不能用，而自取滅亡，爲天下笑；而增用之楚，而項王又以失其天下！嗚呼！苟非明者，烏能視「勢」之所在而圖之，以定天下之大計也哉？

魏其論

魏其與武安，以灌夫事相持；天子卒從武安議，殺灌夫，並殺魏其；天下至今憐之。然吾未嘗不嘆兩人之愚也！夫君子處亂世，不幸而遇小人，遠之亦死，近之亦死，而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；彼小人見君子一切與己乖異，固已欲殺君子。吾遠其踪跡，而嫌隙不開，聲歎不露，彼漸且輕忽我也。但得彼之一輕忽我，而我乃得脫矣！彼魏其灌夫之死，爲何名哉？當魏其失勢家居，賓客故人皆去，默默不得志；而灌將軍亦失勢；兩人意相憐。迴思曩者震耀一時，奔走天下，豈異丞相今日？兩人積不平；而丞相方握重權，天下士郡

國諸侯皆附之。而灌夫以丞相戲弄之言告魏其；魏其與夫人市牛酒，設帳具，必欲得武安一往。豈其慕豔武安，而亦如天下士郡國諸侯之以其顧盼爲重耶？迨丞相請田，而又責望區區一田之爲隙者何也？既有隙矣，而又強灌夫與俱往賀丞相，是亦猶前日慕豔之意，且不肯遽得過丞相之意耳。而兩人之首，已墮於杯酒之間矣！夫小人之不可近，如豺虎然。而加之以得勢，即附之者亦不能免其禍；而况魏其之沾沾自喜，灌將軍之好氣，懷不平之心？嫌隙既開，而又爲之且前且却於其間，宜其及也！太史公曰：「魏其誠不知時變，灌夫無術而不遜。」吾推其故：皆由於不忍決絕，而遂以身殉之；悲夫！

撫盜論

事有行之於昔爲有功，而行之於今爲失策；偶一行之而倖而成，而轉相效之而一敗而不可救者。惟君子爲能通古今之變。審時勢之宜；而不至於拘牽往轍。以償天下之事；——此非庸夫小人之所知也！漢宣帝時，渤海歲饑，盜賊蜂起；上以龔遂爲太守。遂單車至府，勅屬縣不許逮捕，使賣劍賣牛，賣刀買犢；郡中翕然，盜賊亦皆罷。而後之人主失天下，往往於羣盜之手，皆臣下以此誤之也；可不爲之歎息痛恨也哉？當天下無事，天下威靈，鎮撫海內。而強兵悍卒，姦猾小民，懷不軌之志，乘間伺隙。因水旱流離之餘，招集奸人亡命；敢以折天子之命吏，斬艾良民。父子兄弟，駢首就戮；望屋而食，創立名字；

所過千里，無雞犬之聲。而有割據僭擬之心，飄忽震蕩之勢；——其逆罪不容於天下！而一二腐儒懦夫，親見其禍如此其大，而以招撫爲名，哶哶愉愉，奉之惟恐不滿其意，以成賊之強。剗屠郡縣，覆滅藩輔，而社稷爲之邱墟；是豈獨賊之罪哉？爲此謀者曰：「吾以德化感也！吾以恩信結也！古之人有行之而成者矣！」嗚呼！盜非渤海之盜，而欲以渤海之治治之；卽龔遂當日不死於賊，亦已輟於都市矣。蓋天下承平日久，士大夫拱手低眉，以取卿相；不諳戰鬪之事。一旦疆場有警，身履戎行，恐戰不能勝；而僥倖於賊之厭兵也，欲以解散自爲功；所謂「外以邀雪冤之賞，而內以待陰德之報。」庸人之誤國，其逆罪更不容於天下矣！當其初起也！視賊太輕；謂此出於饑寒困迫之餘，可以殺而不肯殺。及其勢已成，則又畏之太甚；卽可以殺而亦不敢殺，冀以招撫羈縻旦夕。而武夫悍將，制於闕茸無能之書生，內積不平，養賊以自重，而要其君相。卒以國殉之，以身殉之；吾不知其於賊何厚？於朝廷何薄？於賊何德？於吾民父子兄弟何仇？夫以百萬虎狼，橫行天下；而欲以德化感之，以恩信結之，何其愚若是甚也！無論其不屑受吾約束；卽一一解散，而前之罪置之不問，是教天下爲盜也。吾故爲之說曰：「盜之有巢穴者可赦；無巢穴者不可赦；起鈎鉏不可赦，起弓馬者不可赦；其脅從者可赦，而其渠魁者不可赦；脅從之弱者可赦，而其強者亦不可赦；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，卽眞降者，（始赦之後），亦不可盡赦；僭擬之盜不可赦，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；」何以明其然也；巢穴之盜；或在巖洞，或在

藪澤：彼其妻子室廬，積聚皆在其內，憑其險阻，以逆軍旅：勝則乘機四出，劫掠不出一百里一百里之地，則則守險以自固。勢不能棄其巢穴，遠出侵暴，而有非常之望也。若夫起於通都大邑，平原曠野之間，設帳幕，夷城郭，燒村落，其妻子財物，皆在行伍之中，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。王師來而賊去，名曰恢復，而其民已盡矣！起鉤鉏者：皆農夫愚民；（或信妖人之言，或以飢寒之故，或報仇忿爭而相殘殺，徒步裹糧以趨敵：）兵甲不具，號令不嚴，如鳥獸蟲蟻之相聚散耳！起弓馬者：則飄忽去來如風雨。技藝足以致勝，賞罰足以使衆，器械足以威敵；捕不能得，追不能及；——此可不爲大憂乎？脅從之盜：或一時誤從而自悔，或迫於不得已而強委命焉。其弱者懼禍之及，冀得自新。而強者甘爲賊用，卽撫之而內自疑；其飛揚跋扈之念，未嘗一日忘也。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：彼知吾之畏戰也，輒亦往往搖尾乞憐，以玩弄將帥；而陰以覬其虛實，恣其求索；安居之檄未頒，而反者又見告矣！卽真降者：不可遽絕，以塞其自新之路；令得效力行間，以贖其罪。事旣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，以當其罪之輕重；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！而飢寒之盜：爲豪傑大盜之資；以爲癰疥之憂，而區處未善，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！嗚呼！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，尙不足以伸國法，而償吾民父子兄弟之仇。乃欲爲之助其勢，成其強，原其罪，除其罰；而勢天下盡斃於盜而後已。嗚呼！天之亡人國，假手於羣盜；羣盜又假手於文武大吏，以爲蠹囊其禍；——豈偶然哉！故國家有隣敵之變，言和，與有盜賊之變而

言撫、未有不亡者也！夫古今各有其變，時勢各有其宜；——不此之察，徒藉口於往古久遠微倖偶勝之事，以至顛覆相尋而不悟；此國家之大盜也！嗚呼！後有良天子賢宰相，不幸而遇此變，則先行國家大盜之誅，而後興師討羣盜之罪；何盜之不可平，而安致有顛覆之患哉？

史論

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？夫史者，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，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；用以彰善癉惡，而爲法戒於萬世。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，而不患其或敝者，惟有史以維之也。史之所繫如此其重；然而史之難作久，作史之難其人，柳又久矣！今夫一家之中，多不過數十人，少或十餘人；吾目見其人，吾耳聞其言。然而婦子之詬誶，其毀之所由生，或不得其情也；王伯亞旅之勤惰，或未悉其狀也。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，其人又衆矣；其事愈紛雜而不可詰矣。雖有明允之吏，聽斷審讞，猶或有昧於辭，牽於衆，而窮於不及照者。況以數十百年之後，追論前人之遺迹，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記。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，只就行道之人，旁觀之口，參差不齊之言，愛憎紛紜之論，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，豈能以有常乎？夫與吾並時而生者，吾舉之而失其實，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，吾毀之而失其實，其人必與吾爭辯而不吾聽也。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，而追前人之遺

迹，毀之惟吾，譽之惟吾；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。孟子曰！「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；」吾於諸家之史亦云。然則史豈遂無其道乎哉？夫史之所籍以作者有二：曰「國史」也，曰「野史」也。國史者：出於載筆之臣，或鋪張之太過，或隱諱而不詳；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，始終本末，頗多有不盡；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。而野史者：或多徇其好惡，逞其私見；即或其中無他，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，聽之不聰，傳之不審；一事而紀載不同，一人而褒貶各別。嗚呼！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吾將安所取正哉？書曰：「三人占，則從二人之言」。吾以爲二人而正也，則吾從二人之言；二人而不正也，則吾仍從一人之言。即其人皆正也，而其言亦未可盡從；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！一事也，必有一事之終始；一人也，必有一人之本末。綜其始終，核其本末，旁參互證，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！子曰：「衆好之必察焉；衆惡之必察焉。」察之而有可好，亦未必遂無可惡者；察之而有可惡，亦未必遂無可好者。衆不可矯也，亦不可徇也；設其身以處其地，揣其情以度其變。——此論世之說也！吾既論其人之世，又語作野史者之世；彼其人何人乎？賢乎否乎？其論是乎非乎？其爲局中者乎？其爲局外者乎？其爲得之親見者乎？其爲得之遞聽者乎？其爲有所爲而爲之者乎？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乎？觀其所論列之意，察其所予奪之故，證之他書，參之國史；其心以求之，平其情而論之，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，又已得其十八九矣！嗚呼！史之難作如此：而自古以來，諸家之史，不能皆得而無失；——此吾所以謂作

史之難也！曾氏輩曰：『古之所謂「良史」者，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；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；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；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；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。』又曰：『史者，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。故爲之者，亦必有天下之才，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。』由此觀之：作史之人，豈不難哉？自古稱良史，莫過於馬班一家。然以司馬氏之雄傑，覆育百代，而不無是非顛倒，採摭繆亂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，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，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，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！至說班氏之文，較之於司馬氏，又尙有不逮焉！夫班馬二家，豈非天下之才乎？而猶有所憾若是！而況於魏晉以後，區區之破析其體，藻繪其辭，而義類盡失者哉？——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！且夫作史者，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，與夫事之成敗得失，人之邪正，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。而後執筆操簡，發凡起例，定爲一書。乃能使後之讀之者，如生於其時，如卽乎其入，而可以爲法戒。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！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，左右之已審其勢，堂廡之已正其基。於是入山林之中，縱觀熟視？某木可材也！某木可柱也！某木可棟也！某木可榱也！某木可礎也！階也！乃集諸工人，斧斤互施，繩墨並用；一指揮顧盼之間，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。良將之用衆也！紀律必嚴，賞罰必信，號令必一，進止必齊，首尾必應；運用之妙，成乎一心；變化之機，莫可窺測。乃可以將百萬之衆，而條理不紊，臂指可使；兵雖多而愈整，法雖奇而實正。而吾竊怪後夫世之爲史者，規制之不立，法律之茫然

，舉步促縮，觸事疏噪，是亦狎之尋丈之本，尺寸之石，而不知所位置；五人十人之聚，而駕馭乖方，貽譴擾亂，而不可禁止；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？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！且夫爲巨室者，羣衆難進，而識其體要，惟庀材是任者，大匠一人而已！用兵者，卒徒雖多，偏裨雖猛勇，而司三軍之命者，大將一人而已！爲史者，雖徵文考獻，方密雜陳，而執筆操簡，發凡起例者，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！而吾又怪後世之爲史者，盡不聞有博通諸史之學也！素不知有筆削之法也！分編其纂，人人而可以爲之；（一人去，又一人來。）往往一書未成，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；曠日踰時，而卒底於無成。今天良史者，或數百年而一見，令人人可以爲之，是天下之才不足爲難；而子長孟堅比肩接踵而出也。衆拙工而治一器，衆懦夫而治一軍；器安得而不窳？軍安得而不敗哉？是欲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之爲大匠良將，稱史記，而漢書，而五代史可成也！新唐書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，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，則夫史氏專家之學，天下之才也。如曾鞏之所謂：「明足以周萬事之理；道足以適天下之用；智足以通難知之意；文足以發難顯之情。」如此而後可以爲良史矣！而或謂「史之難作如此，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，顧安所得如馬氏班氏歐陽氏者，出而任之。」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！上之所重在經學，則天下之通經者出；上之所重在史學，則天下之良史者出，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，與作史之難其人也！

左氏辨

左傳果丘明所作乎？曰：非丘明所作也！唐啖助趙匡始斷其非丘明所作；——其說是矣！以左傳爲丘明所作者：司馬遷也！劉歆也！班固也！杜預也！司馬遷因論語有「左丘明恥之」之語，遂懸斷其爲左丘明。而劉歆欲立左子學，諸儒革應；乃謂「好惡與聖人同，親見夫子。」蓋爲張皇夸大之語，欲藉夫子以重左氏；——其說不必皆有所自也！班固謂「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而作春秋，而丘明作傳。」杜預謂「左丘明受經於仲尼。」——皆踵其說而訛愈甚者也！啖助言「論語所引丘明，乃史佚遲任之類。集諸國以釋春秋者，別有一左氏。」其而後之論者，遂求其人以實之；或曰：「左氏，六國時人也！」或曰：「楚人也！」或曰：「晉人也！」或曰：「漢儒之文也！」——爲是說者，皆不考其世，且不知文章之體制者也！古者列國皆有史，不獨魯也。左氏紀事，前後相繼，亦不出自一人之手也。晉之史，則紀晉之事獨詳；楚之史，則紀楚之事獨詳。左氏者，纂輯列國之史以成書，非皆其所自爲者。奈之何於其紀魯之獨詳者，遂懸斷其爲某國之人乎？左氏紀魏韓智伯之事，又舉趙襄子之諡。自獲麟至襄子卒，已八十年；使丘明與孔子同時，則孔子既沒八十年，而丘明猶能著書，必無之事也！或遂以左氏爲六國時人。夫自古著書之家，一書之成，往往經數人之手。安知非獲麟之後，又有人焉，補其所不及；——如褚少孫之

補史記，班昭之補漢書；——而又安得懸斷其爲某世之人乎？左氏初出於張倉之家，顯於劉歆；而或遂謂爲漢儒之文。信斯言也！則是左氏者，鑿空妄撰，附會春秋，而成此一書。如此：則六經諸子，皆出漢儒之所撰，而三代以前之書，無片言半辭之可信者矣！且夫文章之體製，與時爲升降：宋之文不及唐；唐之文不及漢；漢之文不及六國；六國之文不及春秋；左氏之文，奇質古奧，已非六國所及；其叙事爲千古史法之宗。而謂漢儒能執筆爲之，其說迂謬不通之甚者也！吾以爲左氏者，魯之史官，而不與孔子同時；卽或同時，而未嘗奉教於夫子者也。觀其所引仲尼之言，多非其真；蓋假託於仲尼，以自信其說，亦或傳聞之未審，而遂以筆之於書耳！至於列國之事，則皆取列國之史，排綴編輯而成。故自隱桓以至定哀，文格已屢變；而各國之事之所序述，筆勢亦迥有不同。蓋事辭則因其舊，而時時加以已之所斷制。至於左氏之所未及，則又有人焉，爲之補其殘缺；而姓名不顯，則遂以爲左氏一家之書云爾。其或補其殘缺者，卽爲左氏；而前此著書之人，世遠人湮，他無紀載，其姓名或爲後起者之所掩。自古書籍之流傳，往往後起者多孤行，而行之又久且遠。凡此者：皆不可知，而固難以懸斷者也。子曰：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「亦」之爲言，彼此相效，而前後不殊之辭。此必丘明之生，在夫子之前；而夫子云云，乃竊比老彭之義。後之人以左傳屬之丘明，而且以爲受經於孔子；——豈其然哉？左傳之外，又名國語，而說者謂「左氏爲內傳，國語爲外傳。」——兩傳文體，尤爲懸絕不倫；而